

无名远乡的失落之歌

A JOURNEY THROUGH THE UNKNOWN

Hanes Sue



To The One Keen on Fantasy

献给幻想中生长的我们.

作者的话: 现实正让我们生活一点点地失去幻想的空间，AI 的出现却让我们重新开始思考幻想对于生活的意义。在纸媒消失在宇宙尽头的时代，我们依然用着电子档案记录着一切，我希望的是，在这些琐碎的文档中，能有一些我们曾幻想过的痕迹。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25.

Thank you to me for being the best.

写在最前

一些关于创作的琐碎

对于正在写的，以及将要写的，最早的构想或许来自于高中时百无聊赖的生活。有时候，一个人总是要向外源源不断地产出些什么来排忧解难，以至于不会让自己陷入内在的焦虑与痛苦。所以说，文字正是解决这些矛盾最好的药剂，因为它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脚本，万事万物所依靠的运行法则，足以撑起一个远比文字本身更为庞大的载体。我们现在看动漫、电视剧还有电影，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光靠临时的言语造就的，而是利用了更立体的表现方式把扁平化的文字变得可视，变得容易接触了。阅读文字就像是一个解密的过程，一步一步地在脑海中重塑作者所传达的内涵，然后不断地再塑造与重构，最终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于是便能切身地去体会字里行间原本空洞的密码，去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对于奇幻作品的喜爱，最初大概是来源于童话故事（严格来说其实其中大部分我都无法界定算不算我们如今所谓的奇幻），无论是仙女教母还是侏儒怪，这些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事物正是激发想象力的来源之一，或者说是最原始的憧憬，在孩童时期是对绮丽事物的喜爱，如今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也正是随着自身慢慢成长，这份喜爱变得不再那么纯粹，或许大多数时候都是用来逃避现实的不快罢了。

目录

写在最前	i
一些关于创作的琐碎	i
<hr/>	
序曲–未完之歌	2
彷徨于世的异乡人	2
其一	2
其二	5
<hr/>	
I 宣叙调–颂唱凋零的前夜	I3
众使徒陨落的风暴之栖	I4
布道者与施善者	I4

序曲—未完之歌

彷徨于世的异乡人

其一

“远行者难以逾越的永远都不是那山川河海，而是那无时无刻不刻骨铭心的失乡之恸。”

远远望去，那是一片清澈的湖水，跃动的湖光穿过森林的狭缝，召唤着拖着疲惫身躯的她。

这是久到她已无法清晰记得起因的旅途，她所行至的一切地方都如难以逾越的屏障，给予身心俱疲的她沉重的打击。而如今，那左右为难的旅程，似乎也露出些眉目来，开始向着令人舒心的方向发展了。她几乎是摔倒在了湖边，她凑向湖面，看着水中倒映出的碧蓝天空，以及波纹中渐渐浮现出的自己满是污垢的脸。她重重地呼出一口气，向湖中伸出双手想要捧起水来，但体力不支的她却踉跄地倒下，陷入了酣睡。

时间在清晨的雾气中一点一点挪移着，轻抚过斑驳的树影，亲吻着忽隐忽现的阳光，当触摸到湖边的少女时却隐藏起了那份温柔，毫不留情地剥去着她生命中最后的时刻。但是，从湖中央渐渐有一道微亮的荧光摇曳着水波，靠近了少女俯向湖面的脸庞。微光忽然停下，来不及平息的水波在岸边溅起点点水花，轻盈地泼洒在少女干涸的脸颊。微光渐渐泛起红色的光晕，逐渐向着整片湖面扩散而去，随即从少女的脸庞下泛起层层涟漪，整个湖面便如同破碎之镜，洒下的阳光被杂乱地撕碎，将整片湖笼罩在炫目的幻境之下。湖面泛起的红光渐渐退散，奇异地透视出湖底的景象，仿佛湖面只是投影在其上的一层幕布。折射的阳光逐渐被从四周森林中弥漫开来的浓雾取代，霎时间整个湖泊经历了从明净透亮到氤氲黯淡的转变。

朦胧之中，少女感到无数双细腻温柔的手在抚摸她的身体，像是对她的存在感到惊讶与好奇一般。然后这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手便将她如宝物一样托举起来，将她呈向了不知如何言说的如同梦境一般的世界。

不久后，雾气被阳光拨开，湖面恢复了平静，森林静悄悄地环绕在岸边，但少女却不知去向。或许，那纤柔的身影也只是这雾林秘境中的幻景。

这是每当人们途径雾林时总会想起的传说一隅。在那风纱圣城还矗立在大陆最西边时，誓约众廷的商人们在雾林中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的贸易道路，当他们初次涉湖时，发现湖岸残留着一块用于纪念古老仪式的石碑，碑文上记录着一段曾经发生在这片湖中的传说，但由于石碑表面残破不堪，因此从来没有人完整地摘录过这段传说。而如今风纱城已是残垣断壁，商路也渐渐被灌丛覆盖，那深藏着林中的石碑再一次隐没于世，这段传说残存在世上的部分仅有吟游者的只言片语，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失乡少女陷身雾林的故事，这段故事的下半段如诗所吟：

“轻踏水镜的少女乘起湖风，
来去如虹又轻吻深林雾蒙。
着流水华裳晕出片片水浪，
吟唱着森林歌谣轻唤朝阳。
她是不幸跌入湖中的亡灵，
把自然奇迹缝成她的衣裙。
她是无名失乡之人的哀嚎，
将恸哭之岁月永藏在湖底，
用不死的身躯承担着思念，
在风中残破、在风中飘散。
她在漫长的等待中消散了意志，
于其间忘却悲伤，
她用失乡者的鲜血浸染林木，
她唤起迷惘者的彷徨来祈求救赎。
她将躯体肢解成崩毁的自然，
一呼一吸即是刺骨寒风，
一笑一颦即为摧枯拉朽，
她诅咒这不死的意志、享受无尽的折磨。
直到术士踏上她的肌肤，
蹂躏她的胴体并欢愉，
剥出她的内脏而大快朵颐，
焚毁她的四肢再深深掩埋。
其灵魂被禁锢于暗无天日的湖底，
以其肋骨为柱、以其肌肤发丝为缚，
咒之以无乡之游离，
咒之以彷徨之束缚。
风纱之城于其上横贯，
浮华千日揽八方云集，
终于无声控诉之泪中淹没，
惟有断壁残垣诉说湖底之哀怨。”

酣睡中的少女回忆起了那旅途伊始的故乡，她离去时正值蒲绒花盛开，那开满整个山丘的深蓝色花海在她转身的刹那便被哀嚎着的鲜血浸染。她想回头带走一朵故乡的寄托，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朵那如记忆中纯洁的模样。她带走的仅仅只有作为人活下去的本能，就连那曾与人欢声笑语的人性也失落在那故乡的覆灭之中。她并非悲痛地兀自离去，随着风尘伴随她的还有浓厚的焦土气息，她朴素的白衣上燃起了憎恨的烈火，她的路途为她焚毁了城镇，掩埋了道路，将她引向那罪孽缠绕的信仰，把她变成了复仇的使徒。

“就算变成你那世界所不能接纳的样貌，你也要追寻吗？”

她的记忆变得纠缠不清，她惟一能肯定的是她正被柔软的表面所包裹着，她费力地想起来一句模糊的话语，她随着话语追寻下去，想起来属于她过去的一切，想起了自己最初的愿望。仿佛像是做了一场梦，她轻轻睁开双眼，她看到自己身处在湖心，四周的森林正扭曲模糊，并渐渐被一座座纯白色的高塔所取代。正当她想要挣开那包裹自己的无形力量时，她顿时感到庞大的记忆正汹涌地向她脑海涌进。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记忆，她原本的记忆被这些陌生的入侵者所包围着，让她感到无力的坠落，她逐渐无法感受到躯体的存在，周围的一切顷刻化为了虚无，对于她来说，也许这便是死亡。

“我的存在已经随着故乡的毁灭一并埋葬在了那片花海、如今的我本就无处接纳。”

其二

“彷徨者啊，那只现身于传说的乐土不可奢求啊！”

“在风纱废墟的西方有一片纵穿大陆的山脉，山脉之上曾盘踞着远古的凶兽——噬虫，后来凶兽被远古文明讨伐，便给山脉命名为风暴之栖。传说是因为在那高耸入云的山脉之巅曾矗立起远古辉煌的堡垒，这个文明将唤起风暴的力量作为屏障在之巅抵御从大陆西边而来的外敌。”

“那么风纱圣城是风暴之栖被摧毁后流难的人为了缅怀失去的家园而建立起来的？”

“胡扯！风纱城是在湖中圣女之城。先民觊觎山脉的力量却难以抵御来自山脉的入侵，于是深入雾林寻求力量，先民的诚心感化了秘境湖之灵，于是湖之灵化作圣女的模样教给了先民们抵御外敌的力量，这股力量是随着风纱城一同消散的狂风之力。由于心怀歹念的人被圣城拒绝在外，人们便称这为风之面纱。”

“话说回来，既然风纱城拥有这灵赐的庇佑，最终是如何毁灭的？”

“消亡当然是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傲慢带来的报应。”

“一个从未目睹过圣城真容的无名之辈也敢这样诋毁先民吗？”

“在座的诸位想必都不曾见过那个高高在上的风纱城吧？”

“那你又怎敢妄下断言？”

“诸位自诩先民后裔，但可又知那臭名昭著的殉葬仪式？”

.....

她站在残垣断壁之间，原本高高耸立的钟楼现在只剩下一地灰烬，原本借风而起的屏障现在已平息于寂寥。她内心之中不由得升起一阵同情，但很快又被仇恨压制，那一幕幕惨状又重新出现在她眼前，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扭曲的笑容，仿佛在嘲讽眼前的一切。

.....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离开这座城！”

作为现任的风纱城城主，他从始至终都迷恋着那象征着奇迹与富饶的风纱城，他幻想着能有一日重现风纱城往日的辉煌。如今大敌当前，他笃信着那坚不可摧的风之领域，幻想着只要坚守城中，那么风纱城就永远不会覆灭。他下令禁止任何人离开风纱城，他一意孤行地想让所有人都追随他那即将破碎的意志。

他站在钟楼上，看着卫兵封锁着所有城门并且阻拦着每一个妄图逃离的人，他感到一阵心寒，同时有些恼怒，他实在不能理解那些逃难的人，他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希望和承诺了，剩下的只需要相信强大的魔法就行了，难道风纱城的城民不相信那由圣女所赐予的伟大力量吗？这强大的魔法保护这座城不止一次，每次都让风纱城绝处逢生，从前如此，将来也依然如此。

那城墙外卷起的强烈狂风，将沙土抛向空中形成一道厚重的屏障。这狂暴的风墙比任何人类守卫都要更加牢固，阻挡着外界的入侵但也阻碍了远眺的视线，从城中难以分辨出城外的景象。风中夹杂着细小砂砾反射着太阳光，就像一道道刀痕遍布在风墙之上。城主等待着下属的传音，他将欣喜若狂地迎接着敌军被风墙撕裂的喜讯。

“城主。”

那熟悉的声音回到了他的耳边，他似乎难以掩盖声音中的些微颤抖。

“风墙依旧坚不可摧，是吗？”

可没等他收到回应，他忽然感到一阵穿刺的疼痛，一把匕首连根没入他的胸口，淋漓的鲜血随着剑身流动，又由刀尖滴下，溅起朵朵血花，顿时映出他心中泛起的巨大涟漪。他本以为他的信念如死水般寂静，可这一刻他才发现，他那抓狂的念想却如决堤的洪水，现在正从他胸口迸裂而出。

“为什么？”他浑身无法动弹，寒冷的刀尖渐渐因他的体温而变得炙热，让他的四肢都变得筋挛，这是他未曾体会过的麻木，带着他的思绪止不住地疯狂溃散。

“因为您会同这座城一起葬送在誓约众廷的征服之中。”身后之人掌控着他的身体，用着他最熟悉的声音冷静地说道。他也顾不上去看清这令他感到陌生的熟悉之人，他痛苦地思索着，仿佛在脑海里寻找着什么。

他脸上紧绷的肌肉变得松弛下来，他好像找到了。于是他问：

“风墙并非坚不可摧，是吗？”

身后之人没有回答，只用力地扭动了一下握在手上的匕首。这使得匕首彻底穿透了那脆弱的躯体，直至抵住别在那胸前的一块金属片。城主惨痛地嚎叫起来，他踉跄地跪倒在地上，转过头看清了那张他曾日日夜夜所见的面孔，他的贴身卫兵，他曾托付自己生命的人如今正掌控着他的生命。他身体抽动着想要伸出手抓向那匕首，但卫兵将匕首猛地向上一提，城主不由得挣扎着站立起来。

他默然，随后慢慢往前走去，卫兵猛然抽出匕首，他的身体扭曲地颤抖着，亦步亦趋地向前跌去。直到钟楼的墙边，他突然觉得一阵可笑，他向下看去，用颤巍巍的

手抚摸着伤口，下面围拥着恼怒的城民，愤怒地向着钟楼嘶吼着。

“这风的面纱，终于要落下了吗？”

他向前坠落，在那一瞬间他看到了穿透风墙照射到城中的一缕阳光，还有那张他再熟悉不过的脸。那张脸带着一丝解脱的欢愉，看着前城主摔落在发狂的人群中被蜂拥而上的反叛者慢慢撕碎。卫兵敲响了钟声，随即便消失在钟楼之上。

意味着失守的钟声划破笼罩在城中的阴霾，仿佛闪电一样使得整座城沸腾起来。人群开始失魂落魄地四散逃离，你我裹挟中几乎碾碎了原本井然有序的房屋和石砖铺成的街道。沙石和瓦砾飞向空中，伴着一文不值的金银财宝被泼洒在奔走的人群中。所有人都在狂奔着，但似乎又说不上来是为了什么而奔跑，仿佛是压抑许久的精神在同一时刻爆发，近乎于失去理智的狂躁。

众疯魔似的人群从钟楼前退去，只留下遍地模糊的血肉，那象征风之庇佑的徽章在残忍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就像一块墓碑置于那块血肉之上。这时，另一群人围拥了过来，他们表情凝重，但既没有哀悼也没有悲痛，其中一人带着几乎对那血肉身份漠不关心的神情，庄重地弯下腰拾起了那褪去光泽的徽章。他转过身，高举徽章：

“余虽不受风之庇佑，而兹时受圣女之应允，以吾之血化妆汝之身形，愿汝唤风暴赐吾等安乐！”

那褪色的徽章上突然出现一道红色的光芒，在徽章的表面重新映照出那象征风之庇佑的图案。随着光芒进一步扩散，逐渐将众人与钟楼笼罩其中。

那些四散奔走的人们看着征兆奇迹的光芒正从钟楼前升起，于是渴望救赎的心愿又渐渐压制住了那破坏的欲望。城内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跪在地上，等待着属于他们的救赎降临。

红光褪去，一阵强烈的风突然从钟楼前刮起，将围在钟楼前的众人都掀翻在地。待风逐渐平稳下来，那借沙土为媒介的巨大身形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身形逐渐幻化出圣女上一次降临时的形态，如同一尊雕像盘踞在钟楼之上。肃穆与庄严下，她俯瞰着混乱不堪的圣城，接受着衣衫褴褛的逃亡者的祈祷。她发出刺耳的风声以此替她的意志传话，这风声刹那间传遍圣城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耳中。这尖锐的吟唱刺痛着每个人的双耳，有人不堪其扰，鲜血从耳内溅出，在圣女的再临之歌中悲惨地死去。其他人目睹了这样的惨状后纷纷起身逃离，但他们的脚下都升起一股旋风将他们困在原地，使他们动弹不得。人们咒骂着，悲痛欲绝地挣扎着，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圣女一点点地屠杀着满城百姓。

唯独钟楼前的众人不为所动，他们虔诚地跪在圣女的身躯下。这时，纷沓而至的

马蹄声从城门外传来，众人仰头一看，那由风形成的屏障已经化为乌有。围攻圣城的军队正一马平川地向城内袭来，而在那之前，这座城的历史已然走到了尽头。手持徽章的人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仰望着圣女和她身后久违的晴空，他缓缓闭上了眼。

“降下吧，风之面纱。”

.....

她看着风暴中逐渐崩毁的圣城，神情恍惚地喘息着。刀刃一样的瓦片从她的脸颊旁划过，扑面而来的沙土笼罩在她无暇的肌肤上。她只能呆呆地望着，她不知道为什么，那无情的风似乎刻意避开了她。在整个圣城被撕裂的时候，她竟安然无恙地站立在瓦砾堆中，看着那些曾经金碧辉煌的砖瓦，那曾流光溢彩的珠宝玉石，那曾嵌在雕塑上的黄金，此刻都变得如废土一般，就像是那高高悬在半空的女神的玩物。

.....

“那不也是传说吗？你还真把吟游诗人唱的玩意儿当真了啊？”

“是传说是真相，等你们哪天真有本事了自己去那片废墟瞧瞧就知道了！”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啊。听你这么一说，你倒是去过了？你可见到了什么不得了的真相？”

“我，我，我……”

“怎么？只会耍嘴皮子吹牛？刚才那股劲儿呢，小子？过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杜撰了不少先民们的历史，无一例外都是些添油加醋，颠倒黑白的胡言乱语。年轻人就别整天捣鼓那玄乎玩意，少搁那儿装什么深沉。再怎么，那也只是段过去的历史，所谓好与坏我们也无从评判。说什么风纱后人无根的漂泊将随着时间的终结而停止，我们这不还是各活各的，该干嘛干嘛。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聚会，是为了联合向誓约众廷商议新风纱城筹建的，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名声来向先民进行口诛笔伐的。我们若是自己不愿背负起这责任，我们永远都将是所谓的异乡人。”

.....

大厅内的争吵在傍晚时分落下帷幕，对于所有与会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失败的集会。在凄惨的夕阳下，圣女堂大厅再一次紧闭上了门扉，伫立在屋顶的圣女像仿佛溅出鲜血一般惨人，如往日的许多时光内一样并没有祝福这群灰心丧气的失乡人。

“森万，你不该说的。”

人群都散去后，兀自倚在圣女堂门口的年轻人突然抬头看到一位同他年纪相仿的少女背着赤红的夕阳向他走来，她丰满的影子在地上缓缓地伸向他的脚底。

“这难道不是一种欺骗吗？”

男孩伸出环抱着的双臂，脸却朝向另一边，仿佛在与其他人而不是正向他走来的少女说话。少女轻轻握住他的手，温柔地看向少年的脸，说道：

“你不是说过要保守这个秘密的吗？”

“但我不忍心看着那群人一直对大家隐瞒真相，还借所谓的联合声明为由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

“但是就算说了也不会改变什么，更何况，如果让他们知道你通过自然之律假临了废墟，他们一定会把你交给律法肃正骑士团的。”

男孩抽出被女孩轻握的手，从颈上取下吊坠。他迎着夕阳将其托起，银灰色的琥珀在血色夕阳中闪烁，散发出黯淡的微光。琥珀正中心封存着一朵金色的芽孢，但穿过琥珀的光却让它显得毫无生气，更像是枯萎的花苞。

“伊薇，我自从得到这块吊坠，就已经想象过被骑士团剥皮抽筋的景象了。我想我要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利用它让那些被虚伪的历史蒙蔽双眼的人清醒过来，告诉他们他们一直以来的信仰是错误的，错误的信仰只会白白抹除风纱城存在过的痕迹。”

女孩看着男孩的脸，尽管在夕阳下像沾满了鲜血，但这是她从未见过的刚毅与笃定，她在这一刻深深爱上了他面前这位不知死活的异乡人。就如她曾许诺的那样，她会永远伴随着虔诚者，成为其藤叶与荫庇。她深皱的额头舒缓了，眼神里带着一丝安抚，像是默认了他的理想，然后轻声说：

“但现在我们需要先回家填饱肚子了。”

.....

这是一座乳白色的高台，站在其上可以将整座城尽收眼底，盘龙交错的道路像一张巨网将大大小小的房屋收揽在其间，又仿佛水流向着这中心的高台聚集。高台之上是风之座，座下连接着百米高的阶梯，阶梯的两侧依次矗立着圆形石柱，石柱顶是盆装的盛风器皿，柱身上雕刻着风和圣女的形象：身披轻纱的圣女酣睡在风托起的枕上，静静地飘荡在空中。高台之下是由巨大的树根螺旋缠绕形成的支撑，每个交错的结点处彼此之间连接形成了螺旋上升的阶梯，一直通向高台正前方的巨大平台上。

这里是风纱城的中心，藉由圣洁使徒所创造出来的白色世界而隐藏在外人所无法触及的内里。繁荣的城市里汇聚着来自大陆各个角落的人们，有些是商人，有些是

工匠，有些是祷告者，有些是魔法师，有些是仰慕者，有些是异端者，有些是渴望救赎的人，有些是追随爱情的人，有些是探寻真理的人。他们为这座城打造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观，他们让诗歌与音乐流淌在石砖路铺过的每一寸肌肤，他们用雕塑与绘画拼凑出高耸的玉宇与瑰丽的琼楼，他们让信仰的圣洁洗礼每一个人精神的污浊，他们用神秘莫测的洞察之术窥尽了造物之所在，他们用最世上最精妙的理论把律法镌刻在了不朽的石碑上，他们同这片恩赐的土地，一同构成了这座华美之城的伟大历史！

.....

是风，还是火，亦或是借风肆虐的火。

哭声，呐喊声，亦或是掩埋于泪水中的不甘。

这是一幕再现了无数回的景象，在她脑海里就像来回旋转的木马，她只能袖手旁观着世界的崩毁，无数次地麻木于死亡的孤寂。不管是哪个世界，她背负着见证的诅咒，无法超脱这束缚，无法释怀那最初的罪孽，这是她自己选择的，一条将随着人类的消亡而停止的道路。

.....

森万搂抱着伊薇，他冰冷的身躯唯有这样才能勉强获得一丝温暖，他闭上眼，用脸颊机械地去触碰少女温和的手，他感到了一丝迟疑，那细腻的手似乎在慌乱地抚摸着他的脸，仿佛在质问着他。他被看穿了，他很生气，于是便松开了身边的女孩独自躺到了一边。但女孩却主动将他搂至怀中，像是母亲安抚孩子一般溺爱地刮蹭着他。伊薇将嘴唇贴在他的耳边，假装心不在焉地问：

“你今夜看到了什么？”

森万只是静静地感受着女孩嘴唇的湿润和冰凉，以及靠近他耳边的短促但有规律的呼吸。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神来，回答道：

“我依附在一个少女的身体上，那真是一种很难描述的感觉。”

“那种滋味让你难受吗？”

“嗯？”

“我是指成为女性对你感官的影响，你一直以来都是一名货真价实的男性啊。”

“不要取笑我，伊。”

“我是认真的。毕竟你认知中是身为男性的一面战胜了身为女性的一面，但在你附身于那过去的少女时，你男性的一面一定会变得无比脆弱，就像你每夜都把你的弱点在我面前展露无疑一样，这说不定会彻彻底底地改变你呢。”

“怎么会呢，能让我变得脆弱的，只有你一人。那短暂的假临只不过是视觉上的连接，怎么会对我的认知产生影响。”

“你每次与过去的 TA 相连时，我都会默默待在你身旁观察你身体上的细微变化。我的直觉可是很敏锐的，你的表情和姿势总是会变得与平时不太一样，散发出来的气味也仿佛变了个人似的，或者说，在那会森万就变得不像是我认识的森万了。”

伊薇将双臂环抱在森万的腰间，仿佛在阻止眼前之人的消逝，她温柔得如同传说中的圣女，只此一刻把自己的所有倾注给了曾于她梦中现身的他，她认定的终将救赎她、救赎一切的使者。但她的呼吸却暴露了她的彷徨，她的身体与他相连的此刻，有种莫名的挣扎在让她抗拒着她的冲动，她无助地掌控着身体的主动，企图一点点地将森万的躯体蚕食。这不过是掩饰她脆弱内心的惶恐，将冷静的空气迅速升温，把逐渐升起的焦躁转变成了肉体的欢愉。

与木偶的缠绵是无趣的，它会任凭你如何支配它，哪怕你狠心地将它肢解它也不会发出一句怨言。因此大部分人会选择去那些可以花钱解决问题的地方，在他们享受的过程中他们通常倾向于认为这件事是双赢的，从而减轻来自内心的一点道德压力以及对这个社会的愧疚。总而言之，对于热恋中的情人来说，堵不如疏，这是伊薇在过往的日子里所理解到最深刻的一件事。

寒升露凝，霜月隐隐。森万已熟睡许久，伊薇离开他的身侧蜷缩在了床边。她透过小小的窗户望着宁静的街道，这是一处还算舒适的居所，并且破天荒地处于铎颂城的东南集市。或许这里曾是某个大商贾的宅邸，但随着岁月变迁，原主人或乔迁或死于战争，于是渐渐地这里被流落在集市附近的异乡人当做了庇护所。异乡人们在这里开办了公会，并且把宅邸的一楼大厅改造成了酒馆然后长久地经营了起来。与其说是酒馆，倒不如说是给那些瘾君子 and 酒鬼甚至一些精神堕落但颇有钱财的人提供了一个合法且安逸的场所来消遣。于是，同时充斥着严肃政论与歌舞喧嚣的宅邸变得闹热起来，在战争结束后的十几年里，这里成了集市上最耀眼的地方，也给公会灌入了不少新血液。

伊薇在常日里很少提到自己在这所宅邸曾经的过往，对森万的询问大多时候都以曾与某位肃正骑士有染搪塞过去，但她知道她到最后总会瞒不住真相，因此她内心始终背负着难以摆脱的负担，她知道此时的森万有更为重要的事要做，那么在他们逃离这里准备新生活之前，她不得不强忍着这份内疚的情绪。但她更加显露出来的却是

尤为脆弱的，她自私的一面，她害怕自己失去森万。

她的身体如同皎洁的月光一样纯净，但她却几次三番地利用这身体来掩盖自我感情的流露，她愈是如此这样下去，她愈是痛苦地憎恨着自己，但那潜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却使她难以抗拒。

她从床沿站起身，小心翼翼地在窗台的书桌上点起一盏灯，然后从桌旁拿过一沓信纸，轻轻地坐在桌前，拿起一支墨迹斑斑的蘸水笔轻挑了两下只剩半瓶的蓝黑色墨水，再展平了一张算不上粗糙但还算崭新的羊皮纸，然后在信头写下了：

经由铎颂城，圣女堂公会的伊薇因藤萝启：

传至若曼笛城，卡西洛岛的伯特康托里收：

.....

少女仿佛感到正有另一个人在透过她的双眼注视着这场如同儿戏一般终结的惨剧。她拼命地想要“看到”这不存在的另一个灵魂，她往废墟中央跑去，穿过那些视她无睹的呆若木鸡的士兵，她感到一定有所存在正潜伏在这片惨烈的土地上等待着，或许是逃离这麻木漩涡的出口，或许是能告诉她一切答案的人，她神色慌乱，像一只受惊的鸟，一头扎进这于她来说“虚假”的征服军，在那无数双空洞的眼神中寻找着。

突然，她感受到了那真实存在的目光、那仿佛透过她的双眼注视世界的目光，此刻正站立在那崩塌的钟塔顶端，那目光也注意到了她，但他丝毫也没有诧异，而是选择空洞地无视她，她感到不解，于是她不管他正在向军队演讲着什么，而是自顾自地冲向了他，但还没等她靠近，她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片森林。前方是那片熟悉的湖泊，周围同样也弥漫着雾气，她绝望地向前跑，但这次她选择了向森林的边缘。

Part I

宣叙调—颂唱凋零的前夜

众使徒陨落的风暴之栖

布道者与施善者

“写作这个章节的不久前对于百年孤独的文字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故拙劣模仿此篇。”

多年以后，当狄斯丁尼将意识之瓶归还给来自遥远过去的不眠者时，他将会回忆起风雪交加的那趟探险中他抛下同伴死里逃生的情景。

与此同时，南方商队沿着曲折狭长的海岸线第一次航至了陆上商路尚未涉足的大陆。沿途都是垂直耸立着的如同高墙一般的崖壁，浅滩处尽是散落各处的礁石，雾气从海上升起将陆地深处笼罩，四处聊无人迹，犹如神话之中供奉祭品的神殿之所在。但这些自然造就的凌乱在雾气退散后便失去了神秘，取而代之的是大陆深处如匍匐巨兽一般阻碍了南方商队上百年的昂克罗斯山脉；绵延不绝的山脉终止于一处临近海岸冰原的小渔村，宛若寄生于卵石底的苔藓一般孤独坚挺着。

不会有人知道，在温暖的阳光终于彻底消失不见时，狄斯丁尼将会带着村落的记忆从这只将在大海漂泊数个纪年的商船上回到他乘船离开的那一刻。那时，面带冰霜一般的冷酷，半只脚踏入商船的甲板，狄斯丁尼再次感到命数中自己被无数次的捉弄并非偶然，让他能健康地前往南方的文明世界的一次次意外仿佛更像是命运的垂青。于是，怀揣着不安与内疚，他毅然地拎着一个装着三只骨灰盒的布袋走入了甲板的最下层。

狄斯丁尼也不会知道，常有人在他离家后不怀好意地议论纷纷，就像是潮湿天气里聚集起来啃食桌腿的蚂蚁一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狄斯丁尼的姊妹们也跟着在父母眼前起哄，前者口无遮拦地认为海岸线的南端、昂克罗斯山脉的尽头就是世界的尽头。尽管已经不知来了多少艘航自世界尽头的巨大船只，船上的人用这个小渔村里的人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诱惑着村里年轻的小伙子们，但背后说坏话的人既没胆量也没远见地抵触着外乡人的邀请，在狄斯丁尼刚跟随船员离开不久却又开始嫉妒不已。而后者则是单纯地羡慕他们家中最小的弟弟，并质疑着父母们的决定是否正确，或者说无奈于仅凭抓阄的方式决定家中谁能前往新大陆是否太草率了。

人们不禁回想着多年以前，彼时还遗世独立的小渔村正艰难地在冬季的酷寒中夹缝求生。从昂克罗斯山脉深处刮来的寒流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就将这片小渔村所在的峡湾地一年中仅有的四十天春季给完全剥夺了。对于这个新兴的村落来说，食物严重短缺几乎快把人们长久以来的希望给完全磨灭了。有人曾尝试过使用帐篷给那冷冻且贫瘠的土壤保温，一开始还能防止土壤表层被冰霜覆盖，而能够浅浅地把那些娇弱的种子埋到土里，但一想到要往土里浇水，就不免让人联想到坚冰侵蚀土壤将地面撑开裂缝的情景，遂使人因此作罢。长远的跋涉早在人们抵达这个峡湾建立村子

之前就已经快将食物消耗得所剩无几，几个星期以来，数十口人只能愁眉苦脸地靠着吃稀粥和嚼咸腌菜过活。几天前家长们曾把家里最精壮的孩子编成了一支探险队，准备沿着海湾南下到暖和一点的山地寻找是否有尚可狩猎的地方。这支年轻的队伍由最健壮的孟摩尼亚领头，狄斯丁尼担任副领队，率领分别继承了古老北地姓氏的福尔斯诺、斯内德还有皮尔三个家族的六个青年。

然而，这支来自古老北地的民族不知道的是，北昂克罗斯的冬季将向南蔓延至长年冰封的铎顿城领地。如果从渔村出发，想要抵达冬季无法侵蚀的地区需要翻过昂克罗斯山脉的七座主峰。每一座主峰之上虽还保留了数百年以前征战凶兽时留下的捷径，但路标早已被岁月与严寒所淹没，若是只沿着这错综复杂的山路行进，想必在被暴雪吞没前就已经迷失在群山之中了。

于是，年轻的探险队在离开后的第七天决定原路返回，在这路上他们又要跨过一片巨大的结冰湖泊。若是在平时，仅凭着眼睛便可在结冰湖上辨识前进的方向，然而，当探险队返程时，湖面上却刮起了暴风雪。风雪遮住了整片湖泊，以至于两步以外的视野都无法看清。探险队本可等到风雪小一些再跨过结冰湖，但他们无法预测这场暴风雪会刮多久，而且他们携带的干粮已经所剩不多，年轻人们都认为与其待在原地等着资源消耗殆尽，不如赌一把冒险穿过暴风雪中的结冰湖。

尽管出行的八人在这次探险之前彼此并不熟识，仅仅是因为父母们的相识而彼此相识，但外出的危险和时刻紧张的氛围让他们从始至终都保持团结，而他们此刻还难以意识到这份团结在将来的不久将孕育出这冰天雪地中最伟大的情谊。

风雪刮起的冰雾渐渐在众人还没来得及做好防护的皮肤上凝结出一层冰晶，把头发结成一束束坚硬的冰锥。除了孟摩尼亚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在浑身颤抖，仿佛迎面扑来的风雪正在摄取他们的魂魄。在未来的许多时光里，狄斯丁尼想必还会不断地回想起此时孟摩尼亚那如冰雕一般的面孔，透亮的冰晶嵌入那坚毅的眼神熠熠生辉地注视着他身后的伙伴们。队伍行进得很慢，众人唯一的提灯挂在狄斯丁尼腰间被肆虐的风鞭挞着，破冰槌在冰封的湖面上留下一道道坚实的划痕，当众人迈出第三步才发现他们又回到了迈出的第一步。

“我们需要找块岩石躲起来。”狄斯丁尼的呼喊声艰难地突破逆风的阻拦才勉强传到孟摩尼亚的耳朵里。

“这块冰面以前可是座湖泊！你想要岩石那得潜到湖底去了！”孟摩尼亚立即打消了狄斯丁尼想要退缩的念头，随后把身上用来绑干粮的绳索扔给了狄斯丁尼，然后朝身后大喊道，“把身上多余的绳索系在身后同伴的身上！我们不要走散了，听到了吗！”

暴风雪中宛如蜈蚣一般在冰面上游走的冒险者们在踏入茫茫冰原之前，显然低估了这场暴风雪的威力。

无名远乡的失落之歌

...

